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

宋 吳淑 撰

獸部

麟

伊一角之仁獸

爾雅曰麟麇身牛尾一角

稟五行之粹精

蔡邕月令曰麟五行

之粹精也

必舍仁而懷義

說苑曰麒麟舍仁懷義音中律呂

不羣居而旅行

說苑曰麟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後踐位平而後處不羣居不旅行

既為瑞於孝

章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

亦見識於徐陵

三國典畧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之

以候沙門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感王者至仁而出

詩疏義曰麟角端有肉音

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

遇海內一主乃生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若

夫狼頭馬足膚身牛尾

晉中興徵祥說曰麟膚身牛尾狼頭黃色馬足也

視夫

子而吐書遇赤松而見捶

孝經古契曰孔子夢芻兒捶麟傷前左足兒曰吾為赤松

子見一禽如麋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詩著

于嗟

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歌稱窮矣

孔子曰觀之泣曰子之

於人猶麟之於獸出而死其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因此幽憤

作春
秋馬必好生而惡殺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惡殺故麟游于野故修母而

致子

蔡邕月令章句曰麟生於火游於土故修其母而致其子

或泣之以修魯史或

獲之以賜虞人

左傳曰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于鉤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

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注云仲尼悲周道之不興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一句所感而起故以為終懼猛獸者王濬
晉書曰王濬平吳被謗上表識同

本者終軍

漢書曰終軍從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木枝秀出輒復合上異之終軍對曰野獸并

角明同根也眾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劉胎破

卯則不至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不剗胎不破卯則麟出於郊

視明禮修而必臻

蔡邕月令曰視明禮修則麟臻則有鳴云遊聖何法盛徵祥記曰麟壯鳴曰遊聖兆鳴曰歸和

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緩音中黃鐘毛詩疏義曰麟馬足黃色音中黃鐘非時則棄放

郊外折之前是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折之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子鋤商採薪於大野獲麟馬

觀之曰麟也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洟沾衿子貢問夫子何泣也子曰麟出非時而見害故傷之有道

則遊於囿中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既云稟歲星之精春秋保

為麟亦言得機星之秀春秋運斗樞曰雖曰毛蟲之

長大戴禮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實有千歲之壽抱朴子曰麒麟壽千歲復

有從百獸而為瑞晉書曰呂光入姑臧時麟見百獸從之光以為瑞借即三河王位首

四靈而效祥

禮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為畜則獸將不狘

禮曰麟以

不狘狘呼厥反

每鬪則日必無光

春秋孔演圖曰麟木精也鬪則日無光注曰麟龍少陽精

鬪於地則日月亦將爭於上

在彼郊

禮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麟鳳游郊

椒龜龍在宮沼

遠夫網罟

西京武昭王麒麟讚曰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穿不罹網罟無德而

至為之折股

故效質於漢庭嘗見孟堅之賦

班固兩都賦曰九負之麟大宛

馬之

象

南方之美者梁山之犀象焉

出爾雅

周澄上言可洗之而

療疾

唐書曰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既有威靈又弭災患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

兵迎取以獻上曰無益之源不可不過勞其使而遣之

蒼舒有智亦秤之而刻船

見舟賦蒼舒秤象注

則有束刀於鼻

三國典畧曰周軍逼江陵梁人出戰梁以二象被之以甲

束刃於鼻令崑崙奴馭之

繫燧於尾

左傳曰吳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

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雖質大於牛

文子曰見象之牙知大於牛

而目不逾豨

萬

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體特說身倍數牛目不逾豨鼻為口役望頭如尾服重致遠行如山徙初一

乳而三年

說文曰象三年一乳

卒焚身而以齒

左傳曰象有齒以焚身

若乃

放於荆山之陽

唐書曰永徽以來文畢國累獻馴象凡三十二皆秦於禁中頗有善舞者德宗

即位以為物性不遂放於荆山之陽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獻象養之皋澤之中

中雖稟精於瑤光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而為象終見制於越童論

曰夫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為越童所鈎至若出伊水之長洲王韶之始興記

曰伊水有洲廣十里有羣象野牛後魏書曰乾陀國好生乾陀之異域征戰有闕象七百頭

十人乘一象背執兵膽隨月轉嶺表異錄曰象肉有十二種膽附肝隨月轉在諸肉鼻為口

役見上目不逾宋書曰宗慤伐南蠻蠻人遇師子而必奔以其裝被象前後無際慤

以師子能服百獸乃令舞師異物志曰顧脫牙而尚惜象牙歲脫

猶愛惜掘地藏之見皮而泣蔣濟萬機論曰莊周婦死而歌夫象見子皮而泣周

何忍爭鼻而食嶺表異錄曰潮循人捕美臨刑既聞於泣

血晉諸公讚曰晉時南越致馴象後象以鼻擊害人喪

雌亦致於漣而博物志曰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

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狀出九真與日南吳錄地理經曰九真耕

蒼梧及會稽帝王世紀曰舜葬蒼梧下有羣象耕田入彼夢思既見災於

張茂晉書曰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推曰當為太守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獸者守也而以齒焚身後

必為人所殺茂後為吳興郡守值王敦問繼執正不移故滅之俾之率舞亦歸功於賀

齊吳書曰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使殊俗貢珍玃獸率舞非君而誰

也

虎

伊雕虎之猛噬感樞星之下淪

運斗樞曰樞星散而為虎

既目之為

獸長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

亦號之為山君

說文曰虎山獸之君

眈眈其

視

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般般有文

考異郵曰三氣成故虎七月

而九二十七者陽

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文者陰陽雜也

牛哀七日而變體

淮南子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

而為虎其兄啟戶而入虎搏而殺之方其為虎也

封郤

一旦而食人

述異記曰漢宣城太守封郤一日忽化虎食郤民民呼曰封使君時人語曰無作封

使君生不治
民反食民

則有刻玉為毛

拾遺記曰始皇二年齋宵國畫工者名烈喬刻兩白

玉虎其毛如生不點兩目睛始皇使以漆夜往點之旦虎飛去明年南郡獻白虎二視之乃玉虎也命去日睛

乃不能復去

鑄銅作器

西京雜記曰李廣獵冥山之北見卧虎一矢斃之以頭為枕示服猛也鑄

銅象其形為澠器示厭辱之也

李禹入竅而絕繫

漢書曰李禹有勇上召使刺虎懸下國中

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以劍斫絕繫欲刺虎上壯之

朱亥在檻而裂背

烈士傳曰秦召公子

無忌不行使朱亥奉壁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別有厄若虎園中亥噴目視虎背裂血滅虎終不敢動

李后於宮內

幽冥錄曰晉孝武母李太后本賤人簡文無子會邇令善相者相宮人李太后給阜

役不與焉相者指之此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

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
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舐介象於山中

神仙傳曰介象入山冀遇神仙卧石上有一虎往舐象
頰象寤謂虎曰天使汝來侍衛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

汝試我者汝
詎能緣木
淮南子曰蛇不可使
緣木
祗可生風
自去虎乃去

萬畢術曰虎
俛首伏罪
後漢書曰童恢字漢宗為不其
肅則谷風生
令戶人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

之生獲二虎恢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
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若是殺

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呼號稱冤一虎低頭
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一乃踴躍自奮遂放之
搖

尾求食
漢書司馬遷書曰猛虎在山百獸震恐
及在檻穽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僧照識

南山之嘯
俗說曰齊沈僧照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
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分處問何以知

之曰向聞南山虎
嘯知耳俄而使至
李廣射北平之石
漢書曰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

以為虎而射之中
石也明日射之終
不能入食肉則世
祖命射魏名臣

祖時有獻虎者問
虎何食對曰食肉
詔曰下攀鞍則張
民厭糟糠何忍以
肉食虎乃命虎賁
射之

昭變色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諫權謝曰年少慮事不遠然

猶不能已乃或名
李耳風俗通曰呼虎為李耳俗說虎作射虎車本南郡中盧李氏公所化為呼

李耳即喜呼班便
怒又方言曰江淮
南楚之間或號於
謂之李耳虎食物
值耳即止以觸其
諱故也

菟左傳曰鬪伯比淫於邠女生子文焉邠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邠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菟謂

虎於菟故命之曰
鬪菟於菟或生於
孟山山海經曰孟注夢澤也菟乃后切菟音徒

山鳥鼠同穴

之山其上 或畜之東虞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

多白虎 獻之天子命為柙而 至有中黃能搏 尸子曰中黃伯曰

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馮婦善搏虎有眾 呂蒙

而右搏雌虎 馮婦善捕 逐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探穴而靡憚 吳志曰呂蒙欲從軍毋止之 王戎逼欄而

不懼 竹林七賢傳曰魏文帝於宣武場上為欄鬪虎使

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安 哭哀既感於

然不動帝於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仲尼 禮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者對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吾子又死 馮夫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

也於虎縛急更憐於呂布

英雄記曰曹公擒呂布布願劉備曰玄德卿為坐上客我為降

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餓虎不得不急乃命緩縛布

若夫梁鴛養之而有

法列子曰梁鴛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

怒也其決之以全物與之怒也卞莊刺之而得宜

春秋後語曰秦患王謂陳軫曰

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謂勿救便子為寡人計之軫曰昔卞莊子方刺虎而下豎子止之

曰兩虎方食牛斗甘必爭爭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而

顧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而伐

之一舉必有二實此猶卞感讒言而游市

韓子曰龐共與太子質於

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成市虎今夫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有過三人願王察之龐共從邯鄲還果不得入

感道術而還兒

續搜神記曰吳猛有道術同縣鄒惠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燒香忽有虎來抱政

兒起離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然復送兒歸政遂精進乞為好道士

文彩未成

已有食牛之氣

尸子曰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爪牙斯備則全

伏狗之威

韓子曰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伏於狗矣人

主者以形德制臣今君若失其刑至若值法雄而息暴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後漢書曰法雄為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河雲夢藪澤多虎狼暴前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眾雄移書屬縣

曰虎狼在山林，猶人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代，猛獸不擾，皆由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竄不得妄捕。是避劉陵而遠徙。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劉後虎害稍息。陵字孟高，為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官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去。民皆還之。感劉昆弘農之政。後漢書曰：劉昆字桓公，光武時為弘農太守。先是嶠澗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後徵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返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乎？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識宋均九江之理。後漢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宋均遷九江郡，多虎暴數，為人患。常募設檻，竄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魚在水，各有所托。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竄除刑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浮渡江，燒

皮辟惡

風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飲之繫之衣服亦辟惡甚驗

懸鼻宜子

河圖曰懸虎鼻

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兒生貴子勿令人知泄則不驗

亦勿令婦見之

扶南既聞決訟

異苑曰扶南王范尋常畜生虎及鱈魚若有訟未知曲直便投

與魚虎魚虎不噬則為有理獺與魚虎為神府有以也

度朔亦云食鬼

風俗通曰桃梗

葦茭畫虎設門者按黃帝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

人禍者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

壽至千歲

抱朴子曰

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畫虎於門

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色白

長過百里

抱朴子曰蔡誕入山還給人云被謫到崑崙崑崙山下白

虎蟠蛇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

石虔跳躍而拔箭

世說曰桓石虔為兒時從

父征西獵有虎被數箭伏在地諸將請石虔曰惡即能拔虎箭不石虔至虎邊拔一箭虎跳石虔亦跳跳乃高

虎虎還伏石虔復拔一箭宜咎叱咤而弭耳瑣語曰周王欲殺王子

之宜咎叱之或驚駭而放市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

虎弭耳而服或驚駭而放市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

或婆娑而渡水風俗通曰宋均為九江太守虎負子渡

欲渡河無奈尾何舟若乃郭文探鯁虎探鯁骨虎銜鹿

人尚懼况於虎耶以報子華斷羊商氏世說曰亮字子華少學公羊十四

之報子華斷羊舉孝廉到陽城遇虎爭一羊亮乃按劍

瞑目斬羊腹虎乃各以其半去或助區寶之祭王孚安城記曰都區寶

格虎虎走趨其廬中即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

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寶祭

孝慈之志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或送王業之喪

陳留者舊傳曰王業字子香為荊州刺史有德

政卒於支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也

或厭

赤刀之術

西京雜記曰鞠道隆善為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少善為幻秦末有白虎見東海詔遣黃公

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

或佩黃神之章

抱朴子曰入山

者佩黃神越章其廣四寸其字百二十以泥封著所往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豈獨紫葛

驗江陵之化

博物志曰江陵有猛人能化為虎俗又云虎化為人好著紫葛衣足無踵抑亦

白質為魏世之祥

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事類賦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二十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一

宋 吳淑 撰

獸部

馬

夫驥不稱力而稱其德

出論語

若夫產余吾而生渥洼

漢書

曰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上作天馬之歌

來東道而出西極

漢書曰武帝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來東道天馬來龍之媒游閩闔

觀玉 騰黃駉馵之姿 瑞應圖曰騰黃駉馵皆神馬也王者與服有度則出 倣儻權

奇之質 漢武天馬歌曰志倣儻精權 必也資無鬼之精

鑒 莊子曰徐無鬼云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 籍九方之妙

識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

其於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馬北而黃使人往

取之壯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毛物牝壯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粗在其內 然後可以駢乘旦駕

齧膝 漢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及至駕齧膝駢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却越

國蹶若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
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
若亡若失列子曰伯樂對秦穆公曰

天下之馬者若滅
若沒若亡若失
若喪若一莊子曰天下馬有成材若亡若失若喪若一若是者

超軼絕塵
軼昆難於姑餘過歸鴻於碣石淮南子曰若夫鉗旦大丙

之御也除轡銜去鞵鞍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過歸雁於碣

石軼昆難於姑餘非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精神踰於六馬以弗御御之者也注云鉗旦大丙

太一之御也
姑餘在吳
超然長驚萬里一息者也見上駢乘旦注
若夫周

穆八駿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騂赤驥而左白羲天子主車造父為

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騂道驪而左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東南翔行馳驅千里

漢文九良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駿足其名曰浮雲赤電絕羣逸驟紫燕綠

耳青馳龍子驕駒

劉備的盧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曾請宴會荆越蔡瑁欲因

絕塵號為九逸

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所乘馬名為的盧至襄陽

城西檀溪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可不努力

的盧一踴三丈遂得出唐公肅爽左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將軍則白

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爽音霜

魏志曰龐惠討關公親與公交戰射公中

額時惠常乘白馬公軍謂之白馬將軍使君則黃帝

春秋曰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得操而不知是

問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絢練半

漢顏延年奉詔作褚白馬賦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沛艾騰

復絕張平子東京賦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沛艾騰

驤潘岳籍田賦曰金根照耀象月善走春秋說題辭曰

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月度疾故馬善走行地無疆易坤卦曰牝馬或著

翰如之象易曰白馬翰如或傳沃若之章詩曰我馬維美伯厚

之似狗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初為從事

將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偉張奐之如羊見金賦入

張奐注別有鄭莊置驛漢書曰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

客夜以繼日萬石式輅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過宮門飲長城

之窟古樂府有飲走章臺之路見扇賦京颯若遺風呂

春秋曰青龍之尺遺風之來非先為天子
不可得而具注云青龍遺風皆馬名也
賈如飛鬼淮南

子曰夫待騷裏飛鬼而
駕之則世莫乘車矣
習蟻封而遂勝晉紀曰王湛有

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湛曰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
不然之取督郵馬與湛試之湛曰直行平地何以別馬

於是就蟻封盤
馬濟馬果躡
惜障泥而不渡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

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
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兩服上襄詩曰

田乘黃兩服上
襄兩駝雁行
八鑿節步顏延年赭白馬賦曰勒五

旦大丙之駕見軼昆雞
於姑餘注
王良造父之御淮南子曰王良

車攝轡投足調
均勞佚若一
馳日則懸峰不薄淮南子曰日之行也
不見其移也騏驥背

日而馳草木為靡懸峯末薄而日為龍則慶雲遙覆

唐書

在其前矣注懸峯馬蹄下雞舌也

曰天寶中醜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庠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

視時有慶雲五色遙覆馬

又有項籍之騅

史記曰項王駿馬名騅被

上久而不散請付史官

圓垓下乃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

一日千里不**鮑氏之驄**列異記曰故司隸鮑子都少時忍殺以賜公

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

埋之未至京師有馳馬隨之遇一闕內侯家住宿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為司隸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

氏馳三入司隸再入
公馬雖瘦行步工
昌邑乘之於果下
漢書曰昌邑王賀名皇太后果下馬

乘之
石慶數之於車中
漢書曰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曰六馬

或市日而驚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高九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狀

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帝問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

田而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統日三市此馬入漢闕闕已半掩帝問其名曰

步或藏形於空
洞冥記曰修彌國有馬如龍騰虛景逐日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望如

匹練
論衡曰儒者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淵曰爾何見曰一疋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

也
虛易見似游龍
見水賦馬氏行車注若其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出詩

同槽者三

晉書曰魏武察晉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共食一槽甚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

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浮江者五

晉永嘉元年元帝始渡江鎮建業初惠帝太安際童謠云五馬

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帝與西陽汝南南頓沛陽王等獲濟而元帝竟登大位

雞斯獻之以悅

紂六輪曰商王拘西伯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金十鎰求天下珍物得犬戎文馬目如黃金項如鷄尾名雞斯之

乘以獻商王遂免西伯

文駟遺之而敗魯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正名

乃選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魯君為周

道遊觀息于政事孔子遂行注云容璣舞曲

啖以地黃

抱朴子曰韓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啖五十

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哺之棗脯

見下優孟言其葬禮注

齊祖龍驤齊書

日揚玉殺宋蒼梧王太祖夜乘常所騎
赤馬入殿及踐昨號此馬為龍驤將軍
休之揚武續書林晉

安帝記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
常所乘騶馬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還坐

馬又驚跳因試騎視裁出門便奔馳數里顧望所
住已有兵至矣遂南奔獲免後加騶馬揚武之號**朝但**

見其發迹夕不知其何許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
無毛行千里屎舉一脚行五

百里闊舳豎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
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一云蹄團如麴**有駟有馭有**

駝有馭詩魯頌曰駟駟壯馬在坵之野薄言駟者有駟
有馭有驛有魚又曰有駝有馭注曰陰白雜毛

駟形白雜毛駟蒼白**或遇郭璞而活**晉書曰郭璞抵將
雜毛駝黃白雜毛駝

馬死璞曰吾能活馬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
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急持歸

馬活矣如言得一物似猴見死馬便噓
吸其鼻馬起奮迅如常不復見向物
或濟于謹之危

後周書曰于謹嘗率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
嘗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

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晏子一言而刑罰必中
晏子春秋

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殺之晏子請數
之曰爾有三死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

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
必怨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叔敖

三歲而牝牡不知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闢園門乘馬
不知牝牡又諸葛亮殺曰昔孫叔敖

乘馬三年不知
亦有光武駕鼓
見劍賦騎士
徒云賜注
漢文却貢

漢書曰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乃還馬

及沙行而飲血

穆天子傳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行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馬左驂

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至巨蒐而洗漣

穆天子傳曰天子至于巨蒐巨蒐之人用其牛馬之

漣以洗天子之足漣乳也音凍

救吳漢而緣尾

東觀漢記曰吳漢兵守成都公孫述將延岑遣

奇兵出漢兵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

濟苻堅而垂鞞

具范曰苻堅為慕容沖所襲堅

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鞞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堅攀之得登岸西走

若乃

德至山陵

孝經授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

政云頌平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

而王其政頌平南海輸駿馬

於是地之類

易曰北馬地類行地無疆

月之精

春秋考異

郵曰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為地地主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王者駕馬故字

以王河水之靈瑞應圖曰龍馬者神馬河水之精也額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

見銅器之英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雷赤汗而沓至漢書天馬歌曰雷赤

汗沫流緒羈堅轡而來庭枚乘七發曰鍾岱之壯齒至之駒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羈堅轡附易

路王良造父為之御秦鞅樓季為之右注漢書云趙地鍾代石北迫近胡寇乃有太宗十驥

唐書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疋太宗號為十驥一騰霜白二皎雪驄三凝露驄四懸光驄五決波驄

六飛霞驃七發電赤八流金駒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又為文以叙其事始皇七名古今注曰秦始皇

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影四追電五飛翾六銅雀七晨鳧曹真驚帆之號古今注曰

曹虎真有駁魏武白鶴之稱拾遺記曰曹洪與魏武帝馬名為驚帆所乘之馬名白鶴時人諺

曰憑空虛躍

或隨西逝而王地

宋書曰鮮卑嫡子曰若洛廐廐長曰吐谷潭二

曹家白鶴

部馬鬪相傷廐怒潭遂擁馬西行廐悔遣長史一那樓

追潭令還潭曰我是早廐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

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即使三

千騎共遮馬令迴馬迴不盈三百步欬然悲鳴西走聲

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迴樓跪曰可

汗此非復人事遂王西夷之地

或依奔迹而築城

神

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

數馬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為城城

乃定遂

美五倫之純至

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

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

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嘉卓茂之不爭

後漢書曰卓茂為丞

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

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

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慶鄭知還潯

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之敗左傳曰秦晉戰于韓原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

與人易亂氣狡偵陰血周作張脈偵輿外彊中乾進退

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邢伯識夜遁之聲左傳曰晉弗聽及戰公馬還潯而止

師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是故春祭天馬

齊師其遁注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

夏祀先牧冬則講馭秋則臧僕周禮曰春祭馬祖執馭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秋

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注馬祖天駟也執馭

春通淫之時駟弱血氣未定為其乘疋傷之先牧始養

馬者攻特夏通淫之候攻其特為蹄齒馬社始乘馬者

相土作乘馬臧僕簡五路之僕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

馬獻成馬於王講馭講猶簡習既除蓐而蒙廐見下委以亦飾弊而執

撲周禮曰校人飾幣馬執撲而從之或生桃林之野海

經曰夸父山北有桃林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或出頗黎之谷唐書曰吐火羅國有頗黎山

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收北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乃有麟腹虎胸龍頭鳥

目劉琬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鳥目麟腹虎胸尾如雲華耳如挿筒郭伋至郡而

騎竹後漢書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路次迎拜問使君何日當還

伋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止於野亭須期乃入趙高不臣而指鹿史記

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

或言馬以何順趙高或贖華元之百馬左傳曰宋人以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華元於鄭半食從者之啓服左傳曰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壘而死公將為積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注優孟則言其葬禮史云啓服馬名壘謂墮壘積棺也

曰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

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豫章為題漆發甲卒為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貴馬也王曰

為之奈何曰請為王言六畜之葬以壘窳為椁以銅鏹為棺齊以薑桂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

馬屬大官馬防則明其調穀東觀漢記曰上始欲征匈奴與寶固等議出兵調度

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案軍出

塞無殺馬故事馬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

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勅調馬穀 **戎事則齊力田獵則齊足**出爾 **豈復**

與跛猫而技能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朔對曰驃

於深宮之中 **將韓盧而並逐者哉**孔融論曰犬之有韓

聖也名號等設使騏驎與韓盧並走寧能 **若乃分三輩**

春秋後語曰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見其馬

我能令君勝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臨質臏曰

彼下駟三輩畢一不勝而再勝 **駕七騶**淮南子曰季秋

忌得千金注重射射重科為勝 **殺於田獵以習**

五戎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旗過津橋而超渡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

丈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鞚於後若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飲湛水而不流子韓

曰紂為甲百萬左飲馬於湛右飲馬於洹洹水竭湛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十破而王之冒頓輕鄰

國之遺史記曰東胡使求匈奴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曰千里馬匈奴寶也勿與冒頓曰與人鄰國

奈何惜一馬遂以與之東胡謂冒頓畏之又欲得其女關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東胡愈驕與匈奴間有棄地又欲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亦可勿與亦可冒

頓大怒曰地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言與者皆斬之遂襲擊東胡滅之貳師吞漢使之求史記

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國相與謀曰貳師

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怒，妄言椎金馬去宛貴人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

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伐宛。期破貳師城取善馬。食場藿而維繫。詩曰：皎皎

場藿繫之維。戀棧豆而遲留。晉記曰：曹真等從謁高平之以永令夕。戀棧豆而遲留。晉記曰：曹真等從謁高平

範出赴真。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諸葛未獲而先

謝。吳書曰：諸葛恪為將，蜀使至上謂使曰：元遜為將，君還蜀可報丞相為致嘉馬。恪起陳謝上曰：卿未得馬

何為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廩。杜林受之而必酬。東觀

曰：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

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

五萬援受之謂子
曰人當以此為法
至於匈奴之五方異色
史記曰冒頓圍高祖於平

城其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
驪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驛馬
公孫之羣騎皆白
英雄記曰

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常乘白馬又選
數十白馬為騎射之士號曰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

人甚畏之相告曰
當避白馬長史
網惡攻駒教駝佚特
周禮曰馬質掌網惡馬注謂以

縻索維網狎習之又曰庖人掌佚特教駝攻駒注逸特
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駝始乘習之攻駒驟其

蹄齧者閑之二歲
雖東野之善御必顏回之先識
家語曰魯

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不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
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既而東野畢之馬佚兩駮曳兩

服入于廄公召顏回問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
於使民而造父又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

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乃求然則乘有駕駿物有苦良若乃膝馬不已臣以此知之

本起汗溝長

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膝本欲起

眼有紫艷

伯樂相馬經曰眼睛

欲如懸鈴紫艷光

口有紅光

馬援銅馬式法曰口中紅而有光此千里馬

故頭欲得

方腹欲得張鼻欲得大脊欲得強耳欲近而小

伯樂相馬經曰

馬頭為王欲得方腹為城郭欲得張脊為將軍欲得強鼻穴欲得大耳欲相近而前豎小而厚

肩欲急

而方

銅馬相法曰上肩欲急而方

備此數者終馬允臧如其大髀短

脅淺髓薄髀口有榆窩目有承淚烏銜短壽騰蛇不利

弱脊小頸大頭緩耳

伯樂相馬經曰相馬之法先除三羸與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

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頸大蹄三羸也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體短骨四

駑也淺體薄脾五駑也白額入口一名榆窩一名的顛奴乘容死主乘棄市迴毛在目下名曰承淚不利人也

口中黑曰烏街馬短壽脊欲如斯八百之下直者舊伏龜兩邊有迴毛曰騰蛇殺主

傳曰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

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蓋十駕而方至孫卿子曰驥効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至若簡其六節辨其四時
周禮曰趣馬掌贊正良馬而簡

其六節辨四時之居治注簡其六節謂差擇五馬以為六等居謂春牧夏庠之所處治謂春執駒夏攻特之屬

精陳悲之股脚

呂氏春秋曰古相馬者寒風口齒麻朝相頰女鴈相目管青脣吻陳悲股脚秦

牙相前贊君相後並知其一也

習謝氏之脣髻

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

鑄為馬式上之表曰臣事揚子阿得西河子與相馬骨法昔武帝時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莊門外

更名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髻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二尺五寸詔

置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韉居奇切

苟執轡之非人

楚辭曰却馭驥而不乘兮策驚駘而取路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或持刀而睨之

鹽鐵論曰馭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阪

屠者持刀睨之

故卓子制其進退而造父見之漣洏

韓子曰鈎

蒼龍排父之乘鈎飾在前錯緹在後馬欲進則鈎飾禁之退則錯緹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急世而不知

所由也或曰獻珠澤以供膳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

乘瞿父之乘獻珠澤以供膳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

獻食馬三百投濞水而立威者其馬不進劉而投之濞

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劉而投之如此者三雖造父所以威馬不過

馬不進又劉而投之如此者三雖造父所以威馬不過

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終戢景

主之不肖者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逾不用

於火光見上優而淪軀於敝惟也禮曰敝惟不棄謂埋

也狗若乃服乘黃瑞應圖曰乘黃王者輿服有度則出驤

駢紫燕見漢文九良注控裴果之黃驄三國典畧曰周裴果字

青袍每先登陷陣時馭長孫之閃電隋書曰長孫晟從

人號為黃驄年少馭長孫之閃電晉王破突厥王引

晟入晏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

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衛侯尾鬣以皆朱左傳曰衛公有白馬四公嬖向

魁魁欲之公取而薛公去來而不見桓譚新論曰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

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駢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乘法於

金馬之門立程於宣德之殿並見上謝氏肩著注若夫庾亮的顛

晉書曰庾亮所乘馬的顛殷浩以為不祥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王戎巴驥林

七賢論曰王戎顛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驥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挿腰至

黃池而噴玉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於黃澤宿于西洛歌曰黃之池其馬飲沙皇人威儀黃之澤

其馬飲玉

皇人受穀飲渭水而投錢

三輔決錄曰安陵項仲燕昭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死而猶市

戰國策曰燕昭王使涓人齋千金市千里馬於絕域至而死用五百金市其骨而還天下

聞之以王為好馬於是未

暮年乃有獻千里馬者三子方老而尚憐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出見

老馬於道問於御者曰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用故出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

知所歸心焉駕鹽車而躑躅上太行而遷延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

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棘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暴之於是

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

願一顧而增價雖賢達而皆然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

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臣先後足下有意為

臣伯樂乎請獻白壁一隻黃金十鎰以為馬食
淳于髡言於王而見之注馬食不欲斥言之
至若獻

芻有誅禮曰獻路馬芻有誅過關驗齒漢書曰衛綰奏馬齒未平不得出關注馬十歲齒平

蹶如厯塊忽如景靡見前駮乘旦注亦有辯三物周禮曰馬質

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注曰物賈物色賈直
正六閑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

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或縛戟而奔陳王隱晉書曰長沙王司馬王湖與成

都王前鋒馬咸戰湖以數十馬縛戟
於鞍自後刺之馬驚奔咸軍敗之
或吐甲而臨壇書

候曰堯沈璧於河龍馬
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
或勵其率驥揚子曰治已以仲尼率馬以驥不亦

乎可或比以希顏揚子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師曠有似

駿之談

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還謂師曠曰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無乃是乎

師曠曰鷓食猥猥食鷓鷓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校馬今者吾君必駮校馬以出乎平公曰然公

孫有非白之說

孔叢子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

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為弟子龍曰若使之無以教矣嵇紹不畜

於駿逸

晉書曰王師敗於蕩陰嵇紹被害初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

征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懷遠但虞於驚蹶唐書曰李懷遠

雖久居榮位而益自簡率嘗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

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若夫來從西北漢書曰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

馬號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號宛馬曰天馬注發書易謂發易書卜死忌壬

申說文曰驚駿馬也以壬申日或以青絲禍梁三國典畧曰梁

普通中童謠言或云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乘白馬以青絲為勒用應謠言或以黃班讖陳

陳書曰初有童謠云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漢來時秋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虎所敗擒虎黃

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後始復委以圉師周禮曰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

除辱釐廢始牧夏房馬冬獻馬注辱馬茲也日中掌之

出馬而除釐神之也房廡也所以庇涼也房音牙掌之

校人周禮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注種謂

上善似母者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
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官中之役
龜茲

之萬計盈廡南秦錄曰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
據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驥龍麟驤

叢丹鬣萬計盈廡雖伯益爾朱之色別為羣三國典畧
曰高歡歸

爾朱榮榮坐歡于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
馬十二各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且言爾意歡

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
公雄武乘時奮發但將討鄭儼徐紇為辭舉鞭足以定

天下此是賀六渾意又聞天下無道則生郊老子曰天
下有道却

榮曰爾意即我意又聞天下無道則生郊淮南子曰天下有道
則飛黃服阜又曰黃

走馬以糞天下聖人既出則服阜則飛黃服阜又曰黃
無道戎馬生郊

帝時飛升嶮山而不失符子曰吾與玄子觀東海釋駟
而升乎嶮山未中路而忘馬符

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放狐

竹而知道

韓子曰齊桓伐狐竹春往冬還迷哉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

道別有義渠茲白

周書曰義渠茲白者白馬鋸齒食虎豹

瀚海驄駒

隋書曰吐

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

日行千里故時稱瀚海驄馬

屈產假道

見玉賦晉注

織驪遺吳

魏志曰文帝與

孫權書織驪馬朕嘗所自乘其調良善走數萬疋選之真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耳符

堅示其無欲

戴記曰苻堅時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

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近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馬其志返之庶尅念前王勞歸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

遺之示無欲也高宗明其有餘唐書曰永徽中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使者對

曰臣國中之最良者所以獻之上曰良馬人之所欲豈可輟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還之當慎

原蠶之禁周禮曰馬質禁原蠶注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馬

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歟宜驗金壺之書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紀得金壺發

而視之有丹書曰勿食反魚勿乘驚馬晏子曰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不乘驚馬無馭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

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待彼聾蟲之可教淮南子曰夫此書藏之金壺不亡曷待彼聾蟲之可教馬之為草駒

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斨咋足以嚼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廬陷匈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

衡軛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而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而不可以通志氣

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若枹鼓之相符

呂氏春秋曰良工之與千里馬也相

乎注聲蟲無知也得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也夫高節死義亦

於是參

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惟賢者乎

以責戎穆天子傳曰伯天主車參伯左御責戎為右

輔以韓哀

見前駘乘旦注

豈較

能於欵段

見霧賦馬援浪泊注

而角力於虺隤

詩注曰虺隤馬病也

亦聞氣

盛怒發

張景陽七命曰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

躁中煩外

枚叔七發曰齧

麥處服躁中煩外注以糲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糲側角反

角為燕丹而生

見烏賦為燕

肝有荆軻之嗜

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馬荆軻謂太子曰千里馬肝

美太子佩杜衡而善走

山海經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茱萸臭如麝蕪名曰杜衡可以

即進肝

走馬注帶之便馬魏志曰文帝將出取
或曰馬得之健走惡衣香而致斃馬朱建平道過之語

人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之始教則車在馬前

馬惡衣香齧帝膝帝大怒即殺之禮曰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注仍見則慣即事易也任力則人能勝驥呂氏春秋曰為

善難任善易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赤兔乃比於呂公

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兔人白額爰興於李氏載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記

曰西涼武昭王嵩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麇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麇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

家有駟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燉煌護軍郭謙等推玄盛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難之繇曰凡忘

郭麇之言即白額駒今已生望青雲而一蹴宋書曰劉瑤為右衛

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考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

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

數十步瑀踟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

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駟驥摧於羈絆所以居後

偃曰何不着靴使致千里答曰一蹴造青雲何至與駕馬爭路乘吉疆而千歲山海經曰犬戎

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金名曰吉疆乘之

壽千歲注縞素也大傳曰駿身朱鬣體或作反道林

養之而不用見鷹賦支遁延年賦之而特麗見前絢練

勿矜千駟終齊景之無稱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徒說

三長豈晉侯之所恃左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

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

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不虞鄰國之難是三殆

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
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齊有仲滌之難而獲
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
盟主隣國之難不可虞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事類賦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二

宋 吳淑 撰

獸部

牛

夫物之大者其狀若垂天之雲

莊子曰有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

禮稱

三月在滌

禮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其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詩

云九十其牂

詩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牂注黃牛黑脣曰牂

岐蹄者天穿鼻者

人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馬被毛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或衣繡而入

太廟

莊子曰楚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衣以文繡飼以芻菽養之牢莢之中及其牽入太廟

雖欲為狐犢其可得乎

或鞞鼓而正三軍

淮南子曰剝牛皮鞞為鼓正三軍之衆為牛

計者不若服輓也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詩出鼯鼠既忌於見傷左傳

曰鼯鼠食郊牛角攻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兎牛

風馬亦知其不及

左傳曰齊侯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扣角申寗

戚之困

見歌賦寗戚飯牛注燒尾救田單之急

見火賦田單縱牛注或為軍

事之占

晉書曰夫除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

或示農

耕之候

禮曰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畏彼髦頭

搜神記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上生

梓樹秦文公使人伐之樹瘡隨合經曰不斷乃益持斧者三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起臥

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為勞人曰藉衣灰塗子如之何乃默臥者以告於是令工昏衣

藉隨斫瘡塗以灰樹斷化為青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於地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於是秦置旄頭騎寧

為鷄口

史記曰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

晉武以

青麻彰德

晉書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絛斷詔以青麻代之

何曾以銅鈎被

奏

晉書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享奏曾以銅鈎絛絛車瑩牛蹄角

至於傷口改卜

左傳

曰郊牛之口

用犢貴誠

禮記曰郊牲用犢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或握角而

不售

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令
不售按恐觸人故人不取

或割肉而復生

玄中記曰大月

支又西胡有牛名反牛以今日割取
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瘡亦愈

後漢
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

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乃謝曰慙負長者

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誤

觀幸勞見歸何為致謝

羨魯恭之政行
為中牟令時亭

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令還牛者三亭長

猶不還恭涕泣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還

牛詣獄受罪恭貫出不問

多郭舒之寬恕
嘗有鄉人盜

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

慕朱冲之不爭
晉紀曰南

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冲還牛冲不受

中尉則駕之

者赤

後魏書曰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駕赤牛時號赤牛中尉桃根

則獻之者青

三國典畧曰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綺文羅文錦被表二陳王命於雲龍

門外焚之牛亦遣還

王愷既聞於八百

晉書曰王愷牛名八百里馭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

對射賭之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曰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苟晞亦稱其

千里

志怪曰苟晞為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賫慮經信宿不復鮮美募得

牛能日行千里晞旦發書疏一更始竟答書已還晞以其駿快疑筋骨有異殺而觀之唯有雙筋如小竹大自

頭挾脊著肉裏故外不覺雖有雙筋

見上且無上齒

淮南子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

而兌前有角者脂而兌後注曰取馬之屬前小

別有得於文山

穆天子傳曰天子飲於文山有

獻良駒犝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索馳犝犝首方**放之桃林**書曰武王放木則饋

糧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腹中舌著於腹載多則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石則便金見石賦便**設以福衡**其牛牲設其福衡供其

水彙注福在鼻衡**養之牢筴**見上衣繡**愚公畜犝於齊**

山說苑曰齊桓公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二老父問此何谷曰愚公谷曰何也曰畜犝牛子大賈之買駒少年

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衛人聞以為愚因以名谷管子曰臣之過也使先在上臯陶為大理安有取人駒乎

百里載鹽於秦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將車之秦秦穆公觀

鹽見其牛肥問何以致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以為卿

禴祭乃東隣之殺

易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

無妄見行人之得

曰易

無妄之災或祭之牛
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袁宏見諷於羸特

晉書曰桓溫北
伐與諸寮屬登

千乘樓望中原慨然曰神州陸沈王夷甫諸人不得不
任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頗

聞劉景升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
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

失華元應嘲於有皮

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廵功城者
謳曰於思於思棄甲復來使駭乘

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注植主
廵行城也於思多鬚貌棄甲謂華元前敗於楚遺布既

因於王烈

見劔賦守路
德彌臧注

置芻亦見於羅威

廣州先賢傳
曰羅威字德

仁鄰家牛數食其木既不可逐乃為斷芻多著牛家門
中不令人知數數如此牛主驚怪後知之乃便相約率

檢積不敢復有職人掌芻周禮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

也職讀為穢穢謂之棧可以繫牛穢人謂牧人封人供

藁見上設以彥回靡視於墜井宋書曰褚彥回墜之子也墜之一牛至所愛

惜無故墮廳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加營救郡中喧擾彥回下廉不視盧愷不烹而哀老

隋書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

明教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或債於豚上左傳曰

人朝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叔向來辭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難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

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或置之樹杪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丹徒左慈過隨門

下有客車六七欺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楊
樹抄車轂中皆生荆木客懼連慈叩頭陳謝客還見牛

如故轂中亦無復荆木詹何既識於白蹄韓子曰詹何坐弟子侍
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

黑牛也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視之信爾葛盧亦辨其三犧左傳曰介葛盧
來朝聞牛鳴曰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肅慎占之而入貢晉陽秋曰肅慎
國武帝時及元

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弦高

用之而犒師左傳曰秦潛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過之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於鄭秦

將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別有盆子主之以建業後漢書曰劉盆
子初與兄茂屬

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夫及立為帝恐畏欲啼即復依俠卿光武騎之以起兵

後漢書曰光武初起兵或為夢於蔣琰蜀志曰蔣琰嘗

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或見解於庖丁莊子曰庖

口而血流趙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解數千牛而刀及若新發於
刃彼節者有間而刀及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有餘地觀其豫章繫絹齊書曰豫章獻王蒯為揚州刺史

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蒲羈掛書唐書曰李密

乘一黃牛被以蒲羈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
牛韉一手翻書讀之尚書令越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

警蹠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孰學若此密識越公乃
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

則識李冰之綬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

都兩江溉田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

冰至神祠責之良久有兩蒼牛闕於岸旁有頃冰流汗謂官屬曰吾闕大極不當相助也南腰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刺殺北

青則駕老子之車

見車賦尹喜占老君注

季知一

搏而思過

卞子曰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江湛

但飲而無芻

宋書曰江湛性廉儉為吏部尚書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又有蹋

石成花

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羣銅鐵起望仙宮迹在石上昏如花形故陽關之外

有花
牛津塗泥求雨

廣州記曰州有石牛每早殺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既畢即雨泥盡方止或

行詐而書帛

物理論曰漢武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少翁書帛飯牛揚言此牛有異殺而視之得帛

書帝識其手書乃首服於足誅文成而隱其事

或爭長而殺御

晉書曰石崇嘗與王愷爭入洛

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
以對曰牛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

踰轅則駛矣因從之遂爭既擔矛而衛犢鬱林異物志
長崇俊知之殺所告者曰周留者何

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抱朴子曰知
擔矛衛犢其犢與虎為讐亦結陣而却虎禽銜蘆以逆

網水牛結陣而却虎至若置於盆蔡周禮曰凡祭祀共其牛牲之
互若今屠家縣肉格也互與其盆蔡以待事注云盆

所以盛血蔡受肉籠也老在關牢晏子春秋曰金公之
互若今屠家縣肉格也老在關牢牛老於關牢不勝服

也車靈於瓦角不失於三色周禮曰角長三尺有五寸
石不勝乘也角不失於三色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注

三色本白中青末豐香獨稱於四膏周禮曰春膳膏香
也戴牛言角直一牛香獨稱於四膏夏膳膏臊秋膳膏

腥冬膳膏羶注牛脂遇夔致問莊子曰聲氏之牛夜亡
香豕臊犬腥羊羶遇夔致問而過夔止而問焉我有

四足動而不善于一足而超踊何以然變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喘月辭勞

見風賦施晉武之疏

琉璃稱精鑿者薛公

相牛經曰牛經自寧戚傳百里奚漢世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

習遺書者晉祖

相牛經曰魏世高堂生得薛公之書傳晉高祖其後王愷祕其書

既曰

不能執鼠

莊子曰夫斲牛其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又云難以逐

兔

焦贛易林曰殺牛逐兔費日無功

成牛弘之寬厚

隋書曰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

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云叔忽射

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顯盧昌之仁恕

隋書曰盧昌

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償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宜人情也君何謝拒

而不至於千足而富

史記曰馬蹄數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

夜鳴則廩

周禮曰牛夜鳴廩注廩朽木臭音由

顧憲仲文咸決獄而人服

宋書曰顧憲之元徽

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解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狀乃令解牛任其所

去牛徑還木宅盜者伏其罪後魏書曰于仲文遷安國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

能決仲文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違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

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

時苗羊氏並居官而犢留

魏畧曰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

之官乘犢牛歲餘生一犢及代留犢而去晉書曰羊羸歷官清慎有私牛官舍產犢及還留之

又有程

鄭江竭

華陽國志曰牛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因以為名

婁提谷量

後魏書曰

妻提雄傑有識度僮僕數千牛馬以谷量又史記曰馬氏贏求奇繪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價子高至用谷

量牛 **望氣知北雲之驗** 雲氣占曰趙雲如牛 卜兆為司

馬之祥 曰晉書曰陶侃微時丁母艱將葬忽失牛見老父

又指一山云此其次也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自葬其處以餘一山語周訪訪葬之侃至大司馬訪

亦累世 **若乃嘉彼柔謹** 說文曰提牛提 哀其觥觶 孟子

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鍾王不忍見其觥觶無罪而就死地欲以羊

易之孟子曰此仁術也 **或蹊田而見奪** 左傳曰楚子為

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曰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田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王復封陳

或洗耳而為辱

見水賦許由洗耳注

丙吉已勞於問喘

漢書

曰丙吉嘗為丞相出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

吉吉曰民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殿最耳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

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三公典調和陰陽所當憂也

龔遂更懲於佩犢

見剗賦佩牛化已遠注

周官分職牛人乃主於牽傍

周禮曰牛人凡會同軍旅

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牽傍在轅外親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傍曰傍

晉

室諸賢和嶠亦勤於刺促

晉純曰潘岳出為河陽令以任次宜為郎不得意時山濤

領選岳內非之密作強曰閻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裘楷鞅和刺促不得休

羊

易曰兌為羊

易說卦云

有力曰奮

爾雅曰未成羊

取義於祥

說文曰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

既聞其荷箠而驅

列子曰初

陽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

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亦不能

前之亦因其挾策而亡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臧與穀事則挾策讀

書問穀與事則博鑿以游二勿被虎皮 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

豺而戰忘其寧為秋霜 後漢書曰光武崩廣陵王荆作飛書構逆曰當為秋霜無為檻

羊注秋霜肅殺於物概羊受制於人見決獄於臯陶論衡曰獬廌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

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聞治訟於齊莊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中里概者訟三

年而獄不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羊血灑社讀王國卑之詞已盡中里概之詞未

半祭羊起而觸中里直躬既異於吾黨論語曰葉公語孔子吾黨有直

躬者其父提羊而子證之告朔仍傳於愛禮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

我受其禮一歲曰執廣雅曰吳羊壯一歲曰執三歲曰狝牝一歲曰犗三歲曰牂三百維

羣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晉武平吳宮女競求於竹葉衛玠在

洛列肆咸觀於璧人並見車賦晉武馭之者羊注亦有捋鬚得珠見

賦將彼觸藩羸角易曰羸羊觸藩羸其角叱白石於金華見石賦初平叱

注羊注七玉精於西嶽周易是謀類曰泰山失金鷄西嶽七玉羊鄭玄注金鷄玉羊二山之精

禮標為贄春秋繁露曰凡贄卿用羔羔飲乳母必跪類知禮者又羊之為言祥故以為贄詩美

來思詩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處千年之樹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為青羊賣五穀

之皮見牛賦百里載於秦國注尹喜曾尋於老子尹喜內傳曰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

成都青羊之肆喜後尋而得之曹公難求於左慈神仙傳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羊羣失慈

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簡之長一口知化為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

羣羊皆長跪曰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詎見將狼史記曰黥布反欲使

太子將往擊之四皓謂建成侯曰今諸將皆陸
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 寧能格

虎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羣羊而致生虎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

羊臣竊以為大 嘉卜式之有言史記曰卜式救百羊十王之計過也 餘歲致千餘上曰吾有

羊在上林令子牧之乃拜為郎式布衣躋而牧羊歲餘
羊悉肥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如是以

時起居愚者斥 何羊斟之不與左傳曰華元殺羊食士去拜緹氏令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

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周禮已著於飾羔周禮曰羊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人掌祭祀

飾時令亦聞於宜黍周禮曰食 或因舌以為族列仙傳曰昔有

撰羊者以羊遺叔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撰羊事發追
捕向家驗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

為或剖肝而得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

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即土

穿井而

獲者季桓

見井賦獲羊既駭於季子注

持節而牧者蘇武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

匈奴欲降之武不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乳乃得歸武在海上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食而食之杖漢節而牧遺之既警於不祀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

殺之亦誠於無故

禮曰大夫無故不殺羊

或有鬚郎之號

述異記曰羊而

不角呼蛟羊一名胡鬚郎或傳爛胃之名

後漢書曰更始所任皆賈豎膳夫長安中語曰竈下

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誦素絲於五紕詩曰羔羊鵲巢之致也召南之政在

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紀

羊 瞻羴首於三星

詩曰羴羊羴首三星在窗

在牧用彰於良世

周書曰夏桀德良夷羊在牧飛蛤滿野

鞭後式明於養

生

莊子曰養生如牧羊後者鞭之單豹巖居而水飲不年七十有嬰兒之色而虎食之張毅高門懸箔無不

趨也而內熟以死單豹養內而虎傷其外張毅養外而內熟以死皆不觀其後者也

絕沈猶之朝

飲仰宣尼之典刑

孫卿子曰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事類賦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三

宋 吳淑 撰

獸部

狗

易曰艮為狗

易說卦曰艮為狗

在畜為金

風俗通曰殺犬磔者犬金畜攘却也抑

金使不害

稟精於斗

春秋考異郵曰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斗運狗三月而生注狗斗精所生

荆

楚茹黃

劉向說苑曰荆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矧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跪而嘗王出而自沈於澗

荆王乃殺狗折增

勾奴巨口

說文曰狡少犬也勾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

隨巨公則

荀海而遊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云欲謁天

子因忽不見

逐東郭則環山而走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

之疾犬也東郭魏環山者三鵬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臣恐強秦大楚起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若乃高辛槃

瓠

玄中記曰昔高辛氏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亡三月而殺犬戎以

其首來帝以女妻之於會稽東南得海中土三徐君鵠百里而封之生男為狗生女為美人封為狗氏

倉

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娘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邊孤獨老母有犬名鵠倉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

歸母以為異覆燬之遂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謁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

偃王葬之徐梁頻伸振迅魏費岱宗大狗賦曰時頻警界內今有狗國

捷馴良

周處風土記曰犬則有青鷓白雀飛龍虎子馴良警捷難狎易使

杜預則恨其

繫瓠

晉書曰杜預有瘰疾初攻吳人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之及吳平預盡殺之

丁斐則用

在完囊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猶人家有盜狗善捕鼠雖小損而完我囊褚

史黯試之

於簡子

國語曰趙簡子田於嬖史黯以犬待於門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苑圃簡子曰何得不告曰主將

適樓而麓弗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注樓晉君之圃麓王圃之官言主田君圃不使麓以告君故臣亦不敢

煩直日以自白也

鄆韓獻之於穆王

穆天子傳曰鄆韓之人獻天子良犬七十鄆之然切

既號左牽

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

亦名羹獻

曲禮曰凡祭犬曰羹

獻

甘始則飼之靈藥

抱朴子曰甘始以往年藥餌食新生鷄犬皆不長食白犬則毛黑

邠子則養其長翰

列仙傳曰邠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邠子隨之行數百里出山頭

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邠子一函藥發函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邠子後

還山見犬色更亦有長翰隨邠子遂留山上時時下獲其宗族蜀人立祠焉

及夫晉使齧盾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矣

禹明搏而殺之盾曰桀令吠堯

史記曰高祖詔齊捕劑通至上曰若教淮陰

侯反乎對曰桀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見魏臺之厓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眦魏畧曰明帝時詢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
憑點作蛆囊三狗謂何宴鄧颺丁璡也點者曾爽小

字也臨聞齊國之逍遙三國典略曰齊高緯以波斯狗
尤阿爽為赤虎儀同逍遙郡君常於馬

上設蹬搏以抱之白雀青鸛飛龍虎子見上警捷雄姿猛相魏

岱宗大狗賦曰其頭顧也不可論以盡其難狎易使見
骨法也不可辨而釋仇虎蹴蹙雄姿猛相

警捷馴復有狺狺莫近楚辭九辨曰豈不鬱陶而思君
良注今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

迎吠兮關梁詩曰盧令其人繫石良之室閉而不通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
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之中繫之為狗走去復有數

人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繫之或傷皆狗入華臣之
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

家

左傳曰宋國人逐疾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即迎吠於緇衣列子曰楊

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緇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扑狗楊朱曰子無扑矣向者使汝狗

白而往黑而來復肇禍於梅花述異記曰朱休之家犬豈能無怪哉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

歌梅花今年故復可明年並死思摩曾守於北門唐書曰貞觀中彌泥

孰可汗李思摩詔錫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後還其國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為落長實望子孫竭誠奉

國作國家一晏子嘗譏於楚國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犬門側廷晏

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哭三苗而雖或成妖隋巢

昔三苗大亂龍生禍叔堅而豈能勝德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李叔堅為

於廟犬哭於市

從事家有狗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
狗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

曰悞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窻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
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隣里此有何

惡數日狗自暴死復有稱叩氣說文曰狗叩也號蹠
家卒無纖芥之異

說文曰犬狗之有蹠蹠者也聞感悅詩曰無感我悅見銜衣吳志曰

誅諸葛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嚴畢趨
出犬銜引其衣恪曰令從者逐犬遂升車果及禍

蓋載禮見馬賦淪重環見詩詩曰盧重諫齊景之葬晏

曰景公之走狗死命外供棺內攫公孫之腓春秋後語

給祭晏子諫其不可公從之曰貉勃常惡田單於朝單召而問之貉勃曰然跖之狗可使吠堯
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王者且公孫子賢而徐子

不肖然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若乃去不肖而為賢者狗宜持攫而噬之哉單

乃任貂隨登仙於劉安述異記曰濟陽山麻姑仙處俗勃於王云千年則金鷄鳴玉兔吠又云

淮南王劉安仙處鷄鳴天上犬吠雲中喻喪家於仲尼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

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

告孔子子曰形狀未也似喪家之狗然哉賈后既言於繫尾晉書曰齊王入廢賈后后問齊

王起事者誰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爾岑熙亦見於生麓後漢書曰

岑熙為魏守人歌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遇之吠狗不驚足下生麓麓長毛也犬無追吠故生

麓美張元之不棄後周書曰張元性仁孝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

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殺自然之理今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

嘉之才之有辭

三國

典畧曰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羣犬並走諸人請目之之才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祖

別有韓盧宋鵲

廣雅曰殷虞晉焚楚茹黃韓盧宋鵲皆犬屬

豹耳龍

形傳玄走狗賦曰豹耳龍形虎如結鈴

楊氏則青骹作號

西京雜記曰楊萬年有獵狗名

青骹直百金

李家則白望為名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逐鷹犬皆制佳名狗則

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號

牙如交戟

賈岱宗大狗賦曰爪如刀戈牙如交戟

目若泉

星

傳玄走狗賦曰勢似星

戴方山於昌邑

續漢書曰昌邑王見狗冠方山

龔遂曰王之左
右皆狗而冠

冠進賢於漢靈

後漢書曰靈帝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

駕四驢躬
自操轡

獻之既自於西旅

書曰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跋之復值

於彌明

公羊曰靈公食趙盾公曰聞子劒利以示我盾將起進劒彌明曰何故拔劒於公所盾知之踏

而止公有周狗謂之契呼而屬之契亦踏階從彌明逆而跋之絕領趙盾顧曰君之契不若臣契也注踏猶趨

遽周狗可與比周所指如意跋以足逆蹋之

袖札則逝

淮南子曰削薄其德增累其刑而欲以為

治無異執彈而來烏袖札而狎犬也注札杖也

投骨而爭

劉向說苑曰饑馬盈廐饑犬在宮見芻與

骨動不
可禁
嘗因其女嫁而賣

晉書曰吳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

嫁女石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
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亦知

其兔死當烹

史記曰范蠡之齊遺大夫種書曰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至有下

金門而動兵

山海經曰金門之山有赤犬
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

出渠搜而食

虎

周書曰渠搜犬者露
犬也能飛食虎豹

繫頸則吳客附書

述異記曰陸
機有犬曰黃

耳機至洛中久無家問戲語犬曰汝能賣書取消息否
犬搖尾作聲機因以筒盛書繫其頸犬出尋路南走達

家得書馳還後犬死葬
機村南村人呼黃耳冢

柱足而齊人捕鼠

呂氏春秋曰
齊有善相狗

者其隣藉之買鼠狗藉月而得曰良狗也其隣畜之數
年不嗽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虜麋豕鹿不在鼠欲其

鼠也則徑之其隣徑
其後足則狗取鼠

斯歇驕之善噬蓋有功於守禦

詩曰

載獫狫驕說文曰歇驕短喙狗也尹文子曰康衡長者
字童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門三年於是改之

賓客
便住

鹿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出詩其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

當仲夏而解角

出禮稟瑤光之散精

運斗樞曰瑤光散而為鹿

秦人既失天下昏爭

漢書

曰高祖謂蒯通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可盡誅乎乃釋之

仲堪

則表其正色

晉殷仲堪上白鹿表曰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

黃觀則疏其淫

刑

魏名臣奏曰明帝時殺禁地鹿者死郎中黃觀上疏云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多極蓄

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也然臣謂鹿與虎狼雜處但有日耗終無多得也魴鱣甫甫鹿鹿

嘆嘆

出詩注云甫甫大也嘆嘆衆也

白茅入詩人之詠

詩曰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

如黑骨作仙家之脯

述異記曰鹿千歲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漢成時中山

人得玄鹿烹之骨皆黑色仙者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

其迹速其子麋

爾雅曰牡麋牝

鹿其子麋其迹速

或騰或倚

楚辭曰青莎雜樹蘋草靈麋白鹿麋或騰或倚

倚之角

之

左傳曰范宣子執戎子駒支數之曰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瀆泄則職汝之由戎子駒支

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穀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

晉路雖一金之不直

韓子曰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

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

非六馬之能追

尸子曰鹿走而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

若夫

賜周穆之黃金

穆天子傳曰天子賜曹奴之人黃金之鹿白銀之麇執漢庭之皮

幣

史記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漢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

為許孜為之而作冢

晉書曰許孜字季義東陽人也二親沒宿墓所列植松柏有鹿犯其

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我下孜悵惋不已乃作冢埋於隧側謝

鯤牽之而斷髀

晉書曰謝鯤在豫章常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

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於牕中度手牽之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至若餘

千大質

伏侯古今注曰孝和永元中雲南兩頭博物志曰雲南

郡出茶首茶首其音蔡茂是兩頭鹿名也獸似鹿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亦有之

也 挾鄭弘之轂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

國賀曰三公車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後眾為太尉

解石勒之囚

晉書曰石勒嘗備於臨水為遊

軍所因會有羣鹿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

耳救犬戎致周穆之獻

國語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荒服不至

王母

薦黃帝之休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獻白環之休符

又有與陶淡而

偕隱

晉中興書曰陶淡侃之孫雅好導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殺得白鹿子馴養之常與俱往遂後遂不

復還突邛山而出圍

後周書曰文帝獵於邛山圍不齊獸多越逸帝怒諸將股慄俄有一

鹿復突圍而走賀若敦躍馬逐之鹿上東原棄馬步逐山半便乃擊之而下帝大悅諸將皆免罪

惡趙

高之指馬

見馬賦趙高不臣注

譴吳唐之愛兒

寔驗記曰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

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將兒出射正值鹿將鹿母覺人氣呼鹿鹿不知所畏徑前就媒唐射鹿即

死鹿母驚還悲鳴不已唐乃藏於草中出鹿值淨地鹿直來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前

邑復射一鹿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斃兒撫釋楚國

之耕家

管子曰管子謀楚請桓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十萬求生鹿於楚人楚人

釋耕農而田鹿助伍襲之哀悲

孝子傳曰伍襲字世公丁父憂廬墓側有一鹿每襲哭輒踞墳

悲又若迂菹臺之乘

穆天子傳曰天子征於菹臺獵菹之獸於是有一白鹿一迂乘而逸天

子乘巢黃之乘馳焉菹側魚切

整黎丘之駕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升於黎丘之陽過井公博乃駕

鹿遊乎山上 牲牲既聞於興詠 詩曰瞻彼中 濯濯更形於風

雅 詩曰鹿鹿濯濯白鳥翯翯 別有荆門浮水 遠崧白鹿山詩序曰荆

五百餘丈巨帶激流禽獸所不能履此岸有一白鹿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至山下必得之鹿忽飛起踰岡而

去故名此 壁白鹿山 扶南駕車 南史曰扶南國有鹿車國人 諫吳

則游於姑蘇 漢書曰伍被諫淮南王曰昔子胥諫吳王

亦見宮中 諷漢則禦彼匈奴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時有

之朔時在側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閭陸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

三當死帝 觸盧度之壁 蕭子顯齊書曰始興盧度隱居

觸其壁鹿曰汝勿狎褚量之廬唐書曰褚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有所植

松栢時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栽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

資鄭人之走險

左傳曰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鄭子家使執訊告趙宣子曰鹿死不擇音

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擇音驗易象之無虞易曰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驗易象之無虞即鹿

無虞惟入於林中燦光輝之五色紀休徵於瑞圖瑞應圖曰夫

者孝道則至

伊彼薨兔廣志曰兔大者薨淪精月光典畧曰兔者美騰山於

東郭

見狗賦逐東郭則還山而走

眄怒目於平陽

韓子曰趙王遊園中左右以兔與虎

而輒觀之虎眄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左

右曰平陽之目可惡過此注平陽君王弟也假舐豪而

吐子

論衡曰兔舐雄豪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

賞食髓而飛觴

風俗通曰食兔髓者令人

而生髓食得髓賞以寒酒按秦法峻故民食

或以毛飛

括地圖曰天地之山有獸如兔名曰飛兔以背毛飛

或聞鼻決

見月賦還欣始萌注壽永千

歲

述異記曰兔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

狡存三穴

春秋後語曰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穴

為商紂而生角

述異記曰商紂之時大龜生勞楚王之

佩玦

淮南子曰楚王佩玦逐兔為速破

若乃稱躍躍

躍

兔遇

美爰爰

詩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

范睢山東之喻

史記曰范睢謂秦昭

王曰以秦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

李斯上蔡之言

史記曰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

吾欲與爾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梁冀為之而營苑

張璠漢記曰梁

冀起兔苑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識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嘗有賈胡來不知禁誤殺一兔轉相告坐

死者十餘人

孝王以之而作園

謝惠連雪賦曰梁王不悅游於兔園

若夫詩稱

斯首

詩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斯音先

禮標明視

禮曰在祭兔曰明視

非宜出月

運斗樞曰行失璣光則兔出月注陰不銜陽故兔出月

詎能在水

論衡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

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夫兔者月氣耳

至若叔林則產於牀下

謝承後漢書曰儒叔

林為東郡太守赤烏巢於屋梁兔產於林下

蔡邕則擾之室傷

後漢書曰蔡邕性篤孝母

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於帶不寐赤表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傷

盛王之瑞

瑞應圖曰赤兔者瑞獸也王者威德則至

黑為革命之祥

晉書載記曰石

勒時任平令師歡獲黑兔或以為勒革命之祥於晉賜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立為水色於是改年太和

領軍之姬侍

典畧曰周命尉遲迥伐蜀太祖送於城西見一走兔命弟中領軍綱射之綱誓曰若

獲此兔必當破蜀應聲獲之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賞汝佳口及克蜀賜侍婢二人

貢鄰國之嬪

嬪後魏書曰有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得入太祖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鄰國貢嬪嬪者明年

姚興果來獻女

又有身居月腹

見月賦顧豪出玄菟

范子計然曰兔毫出

玄菟樂浪喻得道於忘蹄

莊子曰蹄者所以取兔也得兔而忘蹄注蹄兔網

鄙愚人

之守株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

若夫逮日

追風

淮南子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追風及其為馬則不走矣

走街積市

慎子曰一

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分定故也

人有卯日之稱

抱朴子曰山中

卯日稱文

毫推趙國之美

廣志曰漢諸郡獻兔毫書投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華秋而獲兔

隋書曰華秋沒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人有獵

逐一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

屯射犬而必死

獻帝春秋

曰張揚將駐圍屯於射犬巫誠之曰將軍本名白兔兔見犬必驚不宜居此圍不從曹公曰兔入犬城進軍擊

平張華博物吐子曾見於口中

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闕此說今

日見

傳玄作歌擣藥仍聞於月裏

傳玄歌解曰兔擣藥月間安足道



事類賦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事類賦卷二十四至
六

詳校官中書臣閱思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臆錄監生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事類賦卷二十四

宋 吳淑 撰

草部

草

春草生兮萋萋王孫游兮不歸劉安招隱士之辭也吐芳揚烈

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揀以靡蕪雜以留夷應風披靡吐芳揚烈綠臯被屋張平子西京賦曰草

則蒨莎菅解蕪蕨蒨蒨暮春江南之思丘希範與陳
苾蓐蓬茸綠臯被岡
伯之書曰暮

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

涼秋塞外之悲

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

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

通神明者蘊藻

左傳曰澗谿沼沚之

毛蘋蘩藇藻之菜可以薦於鬼神可以羞於王公

彰瑞應者苜蓿

爾雅曰苜蓿注芝一

歲三華瑞草

指東門以漚菅

詩曰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陟南山兮採薇

陟彼南山言採其薇

爾其卬有旨茗

詩曰防有鶴巢卬有旨茗

隰有萋楚

隰有其楚阿難其枝

采藍未及於一檐

詩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檐

樹蕙俄滋

於百畝

離騷曰既滋蘭之九畝兮又樹蕙之百畝

苜蓿懷風而披靡

西京雜記

曰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或謂光風風在其間蕭蕭然日照有光彩故曰苜蓿懷

風茂林人謂為連枝草

蕞荷依陰而繁茂

潘岳閒居賦曰蕞荷依陰時藿向陽

葛

覃既施於中谷

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

蘭生亦羅乎堂下

屈平九歌曰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彼茁者蓬一發五縱

出詩不其書

帶

三齊略記曰不其城東有鄭玄教授山山下生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名作康成書帶

晉陽屏風

博物志曰太原晉陽以北生屏風草

道勝而何慙藜杖

見杖賦藜

則原憲之貧注

德茂而方見蒿宮

大戴禮曰周德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此

天子露寢也

芟之既逢於薤氏

見冬賦循薤氏之去草注

嘗之亦自於

神農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

則有海上餘糧

博物志曰海上有草焉名

飾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名曰自然谷或曰禹餘糧音師

井邊扶老

汝南先賢傳曰

蔡順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枯棹歲久欲易之為在母年上不敢一旦忽生扶老藤繞之有鴛巢其上訝

道第之難行

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第不可行

也單子歸告王曰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是廢先王之教也其能久乎九年楚子入陳注草穢塞路為第歎牆茨之不埽詩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牆有茨不可埽也萱徒樹背詩曰

馬得護草言樹之背養生論曰合歡獨愈護草忘憂

荃寧察情

離騷曰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

而齊怒注荃以喻君

結幽蘭兮延佇

出離騷

倉秋菊之落英

出離騷

聞

殺人於鈎吻傳益壽於黃精

博物志曰天老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

以長生大陰之草名鈞吻入口立死人信
鈞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濟陰或訝其

兵狀

風俗通曰靈帝光和七年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
生作人狀操持矛弩牛馬萬狀備具後關東誅董

卓陳留濟陰秦好即戎吏民
穢殘草妖之興宜不或信

八公駭於人形

晉書曰苻
堅至壽春

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陳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

少乎憮然
有懼色

畏秋霜之曉墜

苻子曰郗人謂展禽曰魯聘
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

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
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宜與吾心之憂喜

懼鷓鴣之先鳴

離騷曰恐鷓鴣之先鳴兮使百草
兮不芳注鷓鴣常以春秋分鳴

至於

生君子之邦

括地圖曰君子民帶劔挾兩文虎衣野絲
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如讓故為君子國

薰華朝生夕死

諭小人之德

見論語

茂彼崦山

江淹擬郭璞游仙詩曰崦山多靈草

海濱饒奇石

饒茲蘭澤

古詩曰蘭澤多芳草

或當風不偃

水經曰魏興錫義山多生

微荷草有風不偃魚風獨搖

或不扶自直

風俗通曰蓮生麻中不扶自直

原上動離

離之思

古詩曰離離原上草鬱鬱園中柳

河畔悅青青之色

古樂府詩曰青青河

草畫爾于茅宵爾索綯

出詩注綯綯也綯茅為索

或文如藹綯

爾雅

綯注小草有雜色似綯

或色似青袍

古詩曰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長條從風

舒或紉蘭以為佩

出楚辭

或服艾而盈腰

楚辭曰扈服艾以盈腰兮謂幽

蘭其不可佩

至如臧文之妾織蒲

傳曰仲尼云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闕妾

織蒲三伯有之門生莠傳曰鄭公孫揮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注

以喻伯有伯有侈聞景天之戒火本草曰景天一名戒火一名水母花主明知其不能久在

身輕識包茅之縮酒左傳曰齊侯伐楚謂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

是若夫布帛之異綸組之殊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注綸今有扶耆夫

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云又曰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注草葉有似布帛者

因以名云扈江離與辟芷出離騷畦留夷與揭車出離騷注留夷

揭車皆池塘得惠連之夢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因夢惠

連而得蓬蒿侵仲蔚之居三輔決錄曰張仲蔚平陵人是句也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駱越之菌雲夢之萱

吳越春秋曰菜之美者有駱越之菌雲夢之萱音萱

後薑既

已香口

說文曰後薑屬可以香口

采苜亦聞宜子

詩曰采采苜苜言采之注采苜車

前宜懷姪焉

據蒺藜而難以求安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采

葑非而不遺下體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注二菜者蔓菁與蒿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

其根有美時有惡時

冀莢屈軼之祥

冀莢見月賦驗階冀而靡失注博物志曰佞人入朝屈軼

草指之黃帝時生也

閭達華萃之瑞

白虎通曰王者繼嗣平則賓連閭達生於戶瑞應園曰王

者厥機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閭達生於房一名連達象后妃有節也又曰華萃者其枝平王者政令均則生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成也宋書符瑞志曰文帝元嘉中雙蓮同幹瑞應園曰雙蓮為萃釀酒

瑤琨之域

洞冥記曰甜谿水如蜜東方朔游此水還將數斛以獻帝帝以投陰井井遂嘗甜而寒洗

肉肌理柔滑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釀酒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醒也

飼馬吉

雲之地

洞冥記曰東方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自吉雲之澤移搜於九景山東二十歲一花必東服璋

琅山表澗水以灑之臣請住刈之旦去暮負而返其葉似麥而金色剉以飼馬即馬肥光澤

葵有銜

足之稱藿有向陽之意

並見日賦葵藿傾依注

斯品類之繁多故

云百卉

說文曰卉草之總名也

竹

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出爾雅

二妃泣之於蒼梧

博物志曰舜死蒼梧二女啼於洞庭以涕揮竹竹盡斑

千戶封之於渭川

史記曰渭川千

畝竹與千戶侯茅伶倫采之於嶰谷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作律自大夏之西至沅淪

之陰取竹巖谷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注大夏沅淪並山溪或作嶰

蔡邕識之

於高遷

見笛賦蔡邕識高遷注

長房得之而代形

見杖賦長房得之而靈雙注

禹婁服之而成仙

神仙傳曰禹婁公服竹汁餌桂得仙

則有出其谷

山海經曰

長石之山西有其谷其中多竹衛丘山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注俊即舜字

植山陽

述征記曰

山陽縣東北嵇康園宅今恣為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

書稱箇落

書曰荊州厥貢惟箇落楛注箇

落美易美蒼筤

易曰震為蒼筤竹

或殺之而作簡

風俗通曰殺青作簡書之

新竹有汗後皆露故作
簡者於火上炙乾之
或插之而引羊
見車賦晉武
馭之者羊注可

以鑽火

淮南子曰稿竹
有火弗鑽不然

不能得水

淮南子曰瓦以火成
不可以得火竹以水

生不可
以得水
白虎有漢室之祥

詩義云南中生子母竹今慈
竹是也漢章帝三年子母竹

生白虎殿前時謂之
孝竹羣臣作孝竹頌
由梧有吳都之美

左思吳都賦
曰由梧有莖或

束之而作刑

唐書曰南詔理無刑名柱楛之具有
罪者以竹五本束之伏犯者撻其背或伐

之而為矢

後漢書曰寇恂為河內太守移書屬
縣講兵肆射伐淇園之竹以為矢

穆天子

樂池之上

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於立池天子休於
立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乃

樹之竹是
曰竹林

梁孝王兔園之裏

漢書曰梁孝王兔園多
植竹即所謂修竹園并

州乘馬

見馬賦郭氏注

葛陂化龍

見杖賦投葛陂而遽化注

或象道

而儀天

江道竹賦曰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

或防露而來風

楚辭七練曰便

娟之竹寄生江潭上歲蕤而防露下冷冷而來風

及夫伐淇園

漢書曰武帝時河決上使發卒

數萬人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棗

焚申池

左傳曰昔伐齊焚申池之竹木

迎刃則晉

臣喻勝

晉書曰王濬討吳州郡多望風歸命杜預曰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

著手處也 釣竿則衛女思歸

竹竿衛女思歸也

趙襄剖之

而有朱書

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奔晉陽原過後至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

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曰以是遺趙無郵襄子自剖竹有朱書

女子破之而得嬰兒

華陽國志曰有竹王者興於避水有一女沉於水濱有
三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兒聲持歸破竹得
男長養有武才遂雄矣狄氏竹為姓
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王祠竹林是也
衙空萬實 竹譜曰
萬與由

衙厥體俱洪圓或累尺萬實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
供注二竹皆大萬孔小幾於實中由衙中空差大
狐

管孫枝 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
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注孤竹

持生者孫竹根未生
者陰竹生山北者
繁茲鄠杜 地理志曰秦地有鄠杜
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

也
積彼檀谿 梁書曰武帝臨雍州多伐林竹沈於檀溪
積茅蓋之若山阜皆未之用及起兵悉取

檀溪林竹裝為舩艦
葦之以茅並立解
覆緹幕而候律 梅子曰弘農宜陽
縣金門山竹為律

管河內段葶以為灰可以候氣取灰竇管端置之加括
深室覆以緹幕勿令見風日節至則灰飛管通

羽而達犀

見箭賦或以勉由也之學註

復有蓬山浮筠之幹

拾遺記曰蓬山

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
砂礪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砂如雲霞仙者來

觀戲焉風吹竹折
聲如鐘磬之音

羅浮鍾龍之種

南越志曰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圍節長一

二尺謂之鍾龍
伯珍書葉以勤學

晉書曰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葉箭著甘蔗及

地上
學書天生削端而示勇

宋書曰卜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

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削其端
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

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
至於傳名鬻水

山海經曰嶠冢之山擅美

岑華

拾遺記曰岑華山在西海之西有
蔓竹為簫管吹之若羣鳳之鳴

博望見之於大

夏

漢書曰張騫至大夏見蜀布邛竹杖問之云賈
人市之身毒國因說武帝事西南夷以通西域張鷹

植之於永嘉

永嘉郡記曰樂成張鷹者隱居顧志家有
若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

軍聞而造之鷹逃避竹中
不與相見郡號為高士

又若六歲成町

山海經曰竹
生花其年便

枯竹六十年一易根易必經結實
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

三年為竿

古詩曰種
竹深井中

三年乃魏武用之以作甲

世說曰魏武有數十斛竹片
成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

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為竹甲而
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德祖意正同漢祖

以之而為冠

漢書曰高祖為亭
長乃以竹皮為冠復有袁公刺之於處女

見初賦越女擊猿之妙注

子猷號之為此君

晉書曰王徽之常居空宅中便令種竹聞其聲

嘯詠指竹曰不可一日無此君

或集鳳而成實

莊子曰鷓鴣非練實不食注練實竹實也取其

深白或比禮而有筠 禮記曰禮之於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

雲華之孝既照

夜而忽茂

晉書曰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問母常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

以竹為燈纂照夜此纂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或以為孝感所致

孟宗之泣亦方冬而

復新

楚國先賢傳曰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竹笋宗入林中夜號方冬笋為之出因以供養時人以為

孝感所致

木部

木

維彼嘉木東方之行

說文曰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

抱曲直以為性

書曰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被荏苒之嘉名

詩曰荏苒柔木君子樹之注荏苒寬柔貌木椅桐梓

漆必待工度

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還聞火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能擇鳥

左傳曰鳥則能擇鳥木木豈能擇鳥

祇可從繩

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卮蒿致千乘之富

漢書曰卮蒿十石亦比千乘之家

而廊廟非一枝可

成

慎子曰廊廟之材益非一木之枝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出詩或以取陰

陽之用

周禮曰仲冬新陰木仲夏新陽木

或以象后妃之德

詩曰樛木后妃逮下

也南有樛木焉嵩
之注木下曲曰樛

玉膏灌丹木之根

山海經曰崑崙山
上多丹木圓葉

而赤莖黃花實如飴食之不饑玉膏灌
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

金刀剖如何之

實

神異經曰南荒中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
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飴非則辛食

之得
地仙

有桂棟蘭撩之芳芬

楚辭曰桂棟兮蘭撩辛夷
楫兮葯房注葯白葉音搯

藻祝文棖之麗飾

論語曰山節藻梲曹植七
啟曰形軒紫柱文棖葉梁

爾其美茲

交讓

海陽記曰黃金山有構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
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

去之不祥

淮南子曰位祭者得害救鬪者
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既結根兮聳

本亦揚榮兮吐芳

張平子南都賦曰結根聳木垂條
輝煖又曰賸賸翁蔚揚榮吐芳至

於嘉彼惟喬

書曰兗州厥木惟喬

愛茲可結

淮南子曰冬木可折夏木

可結木方茂威終日採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

或連理并枝

唐書曰貞觀中山南獻木連理

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文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或盤根錯節

後魏書曰甄琛上表云凡使人

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斧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雜植其中六節射理即攻堅之利器非貞

精剛銳無以治之

蓋積小以成高大

易升卦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合抱始於毫末

老子曰合抱之樹生於毫末

識彼千歲

宜都山川記曰偃山有異

木人無見其朽者其名千歲葉似棗色似桑冬夏青貞強少節目

觀茲萬年

晉宮闈名曰華林園

有萬年樹十四株謝綴銀實於平仲結瓠子於君遷

共都賦曰平仲君遷注云平仲實如銀君遷子
如瓠魏王花木志曰君遷細似甘蕉子如馬乳
美甘棠

之聽訟

詩曰甘棠美名伯也蔽芾嘉溫室之無言
漢書

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谷他語
若夫

擢倚梧而待鳳

顏延年秋胡詩曰倚梧
折若華而拂日

楚辭曰羲和之未陽若華何光注言日未陽出
之時若木能有赤明之光華又曰折木以拂日
牽弱水

之九衢

山海經曰有木若牛引之皮若纓名曰建木在
弱水上青葉紫莖玄華赤實百仞無枝上有九

楊下有九衢
楊陟玉反

翫塗山之五色

見上玉膏灌
至其合歡蠲

忿

狝康養生論曰萱
草忘憂合歡蠲
忿無患祛邪
古今注曰程雅問楮木
名曰無患何也荅曰昔

有神巫曰實旣能以符勅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為棒
棒較之世人競取此為器以厭却邪魅故號曰無患別

椹檜之異

爾雅曰椹松葉柏
身檜柏葉松身

辨楸檜之差

爾雅曰大而
鼓楸小而鼓

擯棹木蘭之舟

任昉述異記曰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
木蘭樹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為

舟至今在洲中詩家
云木蘭舟出於此

馭辛夷之車

楚辭曰乘赤豹兮從
文狸辛夷車兮結桂

旗九棘著孤公之位

周禮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為右九棘公侯

伯子男
位為

三荆滋田氏之家

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
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

陰歎曰木猶欣然聚生况我而殊
哉逆運為雍和一日田真兄弟

竭盛見枯朽之漸

符

曰木生竭竭盛而木枯
石生金金耀而石流

末大有摧折之嗟

淮南子曰草
木洪者為本

而殺者為末禽獸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

紫亦有桄榔之麪蜀志曰興古南漢縣有桄榔樹有麪大者至百斛文穰之米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有椶木其皮中有冬禮如白米屑者乾之水淋之似麪可作餅栢可為弓

曰弓人辨六穀宜作紙詩義疏曰幽州謂之谷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今江南

續其皮以為布又搗以洛陽記曰明光為紙長數丈潔白光澤明光之植長生

二華林之羅君子晉宮閣名曰華林園君子樹三株復聞枯桑之禍延

於老龜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得得良時為君所得人甚

怪之載出欲上吳主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

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漬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
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言禍將及

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
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人因說龜樹共言權發使令伐

取羹龜
立爛
文梓之怪懼乎紫絲
見牛賦畏
彼髦頭注
迷穀四照之異

山海經曰招搖之山有木焉其
花四照其名迷穀佩之不迷
文玉五色之奇
曰開明

北有文玉
樹五彩
觀彼姑絲
穆天子傳曰天子釣於河以
觀姑絲之木注姑絲大木也
彈此

奚榼
廣雅曰青榼似奚榼語
曰齊人斫榼奚榼先彈
挹頗遜之酒
梁書曰南方

樹似安石榴取花汁貯杯中數日成
酒美而醉人又博物志作典遜國
折海中之兒
唐書曰波

斯於西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生小兒
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使摘取一枝

小兒便死今在大食王處想不灰之或見見火賦燒木不死注宜返魂之可期

十洲記曰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煎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

或名却死香死屍在地聞氣乃活抱櫟魁鹿爾雅曰櫟抱者注云櫟屬叢生為抱詩所為棧櫟抱

櫟又曰抱適木魁鹿注云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魂磊鹿音會抱音包符婁械撲爾雅曰鹿

木符婁注云謂木病也偃根擁腫分條拳曲斯皆樹瘰腫無枝條械撲見上

之無用之鄉莊子曰患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立之

於途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莊子曰何不樹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逍遙乎寢臥其下徇

徃乎無保此不材之福也莊子曰莊子行山見大木之葉茂成株木者止其南而不

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
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復有悅鄧林之繁茂日見

賦棄杖開訝闕里之開通
漢書曰鮑永為魯郡太守時
董憲別師彭豐皮常等各千

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講
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

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
人眾修椰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

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或以致河濟之富
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

曰淮北榮南河濟之間或以旌沙苑之功
後周書曰沙苑之役齊神

千樹楸與千戶侯等
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獻俘長

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准雷時
兵士人種樹一見三珠於赤水
博物志曰三珠植五柞
樹生赤水之上

於漢宮

西京雜記曰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抱覆蔭數十畝

亦聞服帝休而不怒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其枝葉狀如楊而五衢黃華黑實服之不怒

食員丘而無死

博物志曰員丘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

曼倩寧憂其折汗

洞冥記曰太初二年東方朔從

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如袖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為名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

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僂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

以枝賜朔朔曰臣見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乃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

於阿閭

伯禽已觀於橋梓

說苑曰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伯

禽康叔與伯禽見賢者商子而告之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見橋竦

焉高而仰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見梓勃

焉卑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

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或見傾虹布影洞冥記曰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元光元年

起壽福靈壇闊百步四周起銅梁銀堤水上列種垂龍之木木似青梧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落地皆成珠

其枝似龍體倒垂亦曰或觀瑞文成字唐書曰代宗大傾虹樹亦曰珠枝樹歷十二年成都

府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獻之宰臣奏賀曰至德之化先賁草木太平之符遂行文宇伏望藏於秘

閣宣付苟楚材而晉用唯杞梓之為美左傳曰楚聲子聘於晉還令尹

子木問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

松

美彼喬松冒茲霜雪

莊子曰孔子云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

非培

塿之能生

春秋傳曰培塿無松柏

因歲寒而立節

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洞

偉和嶠之森森

晉書曰裴頠云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柯多節然施之大厦有棟梁之

用

見李膺之烈烈

世說曰李元禮烈烈如長松下風

但取樂於一丘

子

曰苻子與立子登於泰山下臨千仞之淵上蔭百丈之松蕭蕭然神王乎一丘矣

靡邀榮於雙

闕

先聖本紀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之榮顧亦得矣曰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

雙闕無異於迴驚之榮寗
齋余安知其所以取榮哉
若乃倥傯食實
列仙傳曰倥
食松實飛

行速走馬
伏生啖脂
列仙傳曰伏生湯時
為木正常食松脂
居下則其草不殖

春秋傳曰松柏
在地則其土不肥
說苑曰智襄子為室
美士莖曰記有之高

山峻源不生草木生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也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丁固則

腹上生樹
吳錄曰丁固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
松字十八公後十八年為公遂如夢
張湛

則屋下陳屍
齊書曰張湛好於齋前種松
相時人曰張湛屋下陳屍也
美嘉隱之辯

對
唐書曰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太尉長孫無忌
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戲嘉隱曰吾所倚何樹也對

曰松勣曰此槐也何以言松嘉隱曰以木配公則為松
無忌連問之吾所倚何樹也對曰槐也無忌曰汝不能

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
對便取以鬼配木耳

偉彭城之賦詩

後魏書曰彭城
王勰從幸代都

次於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株帝行而賦
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能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

之比至吾聞令就也時勰去帝十餘步且行且作未至
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

同帝曰此詩亦責吾耳

若夫貫四時而不改

禮曰竹箭之有筠也
松柏之有心也貫四

時不改
柯易葉

在百木而為長

史記曰松柏為百
木長也而中宮闕

或樹之馳道

之倚

漢書曰賈山上書曰秦為馳道厚築其外隱以金
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使後世曾不得斜徑而

北足
或封之太山之上

應幼漢官儀曰秦始皇上封泰
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抱樹因封

其樹為五
大夫松

芝名飛節

抱朴子曰松三千歲者皮中
有聚芝如龍形名曰飛節芝
石號

康干

唐書曰僕骨東境其地東北一千里有康河松木入水一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謂之康干石有松

文
聞響而賞心者弘景

梁書曰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閱其響欣然為樂

節而讀書者顧歡

宋書曰顧歡字景怡好學而貧夕則燃松節讀書

或化為茯苓

苓

立中記曰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伏神茯苓

或比之君子

孫卿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

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穆滿既其升磴

穆天子傳曰天

太姒亦云夢

梓

周書曰太姒夢周梓化為松

或代塵而揮

陳書曰張譏字直言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

臣坐於松下較譏豎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令取松枝以屬譏曰可代塵尾

或與柏俱靡

豕

記曰東平王歸國思京師後薨葬東平冢上松柏皆西靡

復有庾肅美之而為讚

肅

之松讚曰流澗飛津沈精幽結貞黠含芳仰拂飛雪蔡孚賦之而成篇兩京記曰

松篇立宗非本傷而末搞呂氏春秋曰百仞之松本即和之刻石傷於下而末搞於上也

等地而齊天花朴子曰大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柏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地等其久又若

對夏社於宰予見論語喻齊文於劉逖顏氏家訓曰齊世有席毘虫鄙文學

朝劉逖云君文若朝菌頃臾之翫非宏才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劉云既有寒木又發春華可乎席笑曰可

也孫綽植之而可憐世說曰孫興公齋前種松一株都居謂之曰松樹非不森森可憐但

永無棟梁武灑之而變色金樓子曰梁武每拜山甄琛梁用耳梁武灑之而變色陵涕淚所灑松為變色甄琛

守塋而列種後魏書曰甄琛喪父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柏隆冬之月負水掘土柳老哀而助之十

餘年墳成木茂

山濤居喪而親植

王隱晉書曰山濤年老居母喪過禮手植松柏

既泛

於淇水之上

詩曰淇水悠悠檜楫松舟

復茂於徂徠之側

詩曰徂徠之松新甫

之柏注徂徠新甫二山

詩人入詠既施於女蘿

詩曰葛與女蘿施於松柏

禹貢

所稱亦同於怪石

尚書禹貢曰青州厥貢岱吹絲枲松怪石

事類賦卷二十四